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復告狀大地見光明

話說劉錫彤在寓所，等候沈彩泉。到了午後，果然沈彩泉到了。錫彤一見，忙問道：「沈兄，事情怎麼樣了？」彩泉笑道：「不是我夸口，換了別人，怕不是這般容易吧，撫台本來是不肯的，虧得我再三說了，方才答應。大人按察司衙門，怎樣了呢？」錫彤道，「也妥當了，老兄的盛意，小弟心感之至。」即取出三張庄票，交給彩泉，彩泉收了自去交給楊昌睿撫台，同了衙內諸人。劉錫彤心上一塊石頭，方是落地。不覺又想起了小白菜那裡，不要臨時翻了口供，忙又著林氏到了一趟監，只說是小白菜原來可以不死，都是被乃武攥定，說是小白菜起意，命乃武去買毒藥的，所以小白菜也定了死罪。如今劉子和去告狀，欲出脫小白菜的死罪，只要說是乃武交給她的，強迫她下的，即能出罪，同子和百年偕老。說得小白菜把乃武恨惡非幾，將子和很是感激，不由得不依著林氏的言語。林氏見小白菜信以為真，心中暗喜，回去告知了錫彤。不覺三天已過。第四天的早上，一應人犯，俱已提到巡撫衙門。按察司蒯賀蓀，也到了見過撫台，這時蒯賀蓀，已由劉錫彤告知楊昌睿也得了賄銀四萬，心下放寬，便起鼓升堂。楊巡撫正中坐定，剛按察司在上首擺下公案，先命葛文卿上去，問過一遍。又吊了詹氏、姚士法上去。蒯賀蓀喝道：「楊詹氏，你怎地知道你丈夫楊乃武是冤枉呢？」詹氏忙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明鑒萬里，小婦人的丈夫，在省內應試，怎能交毒砒給葛畢氏呢？請大老爺細問小婦人的丈夫，便知道咧。」蒯賀蓀冷笑一聲道：「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喊冤枉，我也不來問你，停一回你丈夫自己招認之後，瞧你還有什麼言語。」即命差人把二人帶下，又提了三姑、喻氏、心培等眾人，一一問過都咬定是乃武謀死小大。蒯賀蓀點了點頭，命差人把小白菜帶上堂上，喝道：「葛畢氏，奸夫究竟是誰？快些從實招來。」小白菜泣道：「小婦人原是不肯下手的，實是被楊乃武逼得沒法，說若不下手，他便得說將出來，使小婦人不能做人。他又是個紳士，小婦人怎敢不聽他的言語呢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蒯賀蓀命人錄下口供，取下去叫小白菜畫了供，吩咐將小白菜帶下堂去，方把乃武提到堂上。這時乃武早知道這一次巡撫衙門開審，乃是妻子詹氏告的冤狀，難道巡撫也似知府一般糊塗，被劉錫彤通了關節不成？只是也知道詹氏曾經在按察司告狀不准，按察司好似也受了劉知縣之好處，這次仍是蒯按察司主審，怕依舊沒有什麼好的結果，就希望巡撫或能主持公正，自己方有生路。便打定主意，看巡撫的神色如何？倘是可以清正，自己即咬定不供。若是依然如知府等一般，也不必多受另碎苦痛，招了完結，總是個死。到了堂上，聽得蒯賀蓀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既已完全招認，如何又命妻子來告這刁狀呢？」乃武忙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明鑒，小人實是冤枉，屈打成招的呀。」蒯賀蓀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叫冤枉，葛畢氏招得明白，是你逼著她下的毒藥，如何又翻供起來，我先打你個刁賴翻供。」接著喝一聲與我重打四十，兩旁差人，都得過了錫彤的好處，恨不得乃武立即招認，忙過來了三個，把乃武揪倒，狠命打了四十毛板，可憐乃武以前的棒瘡尚未痊愈，又打了四十毛板，打得乃武昏厥過去，好半晌，方才悠悠醒轉。蒯賀蓀早把堂木拍得山響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還是好好招認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乃武呻吟著道：「大老爺，實是冤枉，小人從沒有交過毒藥給葛畢氏，小人招出些什麼供來呢？」蒯賀蓀冷笑連連道：「好一個刁滑小人，既已招供于前，又想翻供，使妻子告了刁狀，不動大刑，諒你也不肯就此認罪。」說著吩咐差人將乃武上了夾棍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招也不招？」乃武道：「大老爺，小人又沒害死人命，招些什麼出來呢？」蒯賀蓀即喝一聲收，兩旁差人齊喝一聲，齊齊收緊夾棍，也不痛得乃武心如油煎，渾身萬箭攢胸，不由大叫一聲，兩眼一翻，昏了過去。蒯賀蓀忙命鬆了夾棍，將乃武噴醒。停了二回，見乃武神色變轉，又喝問道：「楊乃武，還是從實的招供，本司筆下超生。不然，便夾死你這刁滑小人，瞧你再怎樣翻供？」乃武本來希望楊巡撫主持公正，因此咬定不招，如今見楊巡撫坐上面盡著蒯按察司把自己打夾，渾如沒有瞧見一般，知道楊巡撫也被劉知縣通了關節，這般看來，不招不成，招了倒免得受許多痛苦，便長嘆一聲罷了，咬著牙關道：「好，我就招了吧。」兩旁差人聽說是乃武愿意招認，都齊聲吆喝，乃武即瞧著以前在餘杭縣杭知府所供的，說了一遍。早有人錄下口供，取下堂來，命乃武畫了供，楊乃武依舊畫的四個蝌蚪文字，是屈打成招。當下蒯賀蓀命差人將乃武小白菜二人。仍收入監內。錢寶生早知在知府衙門杖過八十，便免刑釋放。喻氏、文卿、三姑等，各回家去。結束把詹氏、姚士法二人提上堂去，各打了四十，逐下大堂。這也是蒯賀蓀覺得將乃武屈打成招，有些不忍，再將詹氏、姚士法重辦，良心上說不過去，因此只每人打了四十，逐下大堂了事，這一件天也般的大事，只因蒯賀蓀同楊昌睿二人每人受了劉錫彤四萬兩銀子，只這一堂，仍把乃武屈打成招了完結。

詹氏、姚士法二人出了巡撫衙門，詹氏已是泣不成聲，又欲自盡，姚士法忙勸止道：「這時千萬不能尋死，雖是省內各衙門都暗無天日，好得有大姊進京，求夏中堂設法，二弟的罪名，也得部內批准方能確定，有了夏中堂在內，自然不會批准，尚不要緊。我們且回到家中，再行商議辦法，方是正理。」詹氏一聽，倒也不差，忙忙回到倉前家中，把兒子也領了回來。命王廷南仍在省內探聽一應消息，又可隨時報告給乃武知道。詹氏在家中，終日哭泣。在巡撫衙門，又受了棒瘡，不覺又有些不適起來。姚士法便安慰道：「表弟媳婦，你且安心在家中養病，等我到省內去打探，可有什麼衙門，可以告狀興冤？」詹氏聽得，點頭稱是，士法便到省內去了。詹氏的病，直到九月初方才痊愈，士法也來告知詹氏，省內尚有步軍統領衙門，不在巡撫統轄之下。而且步軍統領是個旗人，可以申奏朝廷，我們何不上步軍統領衙門玄叫冤呢？或者有一線希望。」詹氏聽得，忙忙請士法做下狀子，這一回非惟不將兒子寄掉，并且帶了兒子，一同去叫冤告狀，同姚士法三人，到了省內，先打探了步軍統領可在杭州？士法探得，這位步軍統領，正在杭州。本來杭州的步軍統領，各省並沒有這個名目，乃是統領駐札在杭州的八旗防軍的統領，不屬於浙江巡撫。平日只管八旗防軍的軍事，并不升堂理案，這一回士法詹氏因官司已打到了巡撫衙門，仍不能翻轉，沒奈何撞到這步軍統領衙門裡來。

這一天統領正在衙門，忽聽得有人在轅門叫冤，心中十分奇怪，暗想叫冤如何到了我步軍統領衙門？忙命人去問，卻見帶進一男一女，便是士法、詹氏二人。統領問道：「你們二人，怎地到我步軍衙門來叫冤枉呢？可知道我這裡，并不審理官司。」詹氏忙叩首道：「小婦人有潑天大冤，沒處可以聲訴，因此來懇求大爺伸冤。知道大老爺是個青天。」統領聽得，暗想不知是什麼大事，要到我衙門伸冤，且問個明白再說，便喝問道：「有什麼冤枉？快些訴來。」詹氏忙把乃武一案的事情，自小大死，到巡撫衙門止，一一連哭帶訴，說了一遍。統領一聽，暗想這事倒真是大事，聽她所訴，內中已有大大的弊端，而且楊乃武在九月中也拜會過，自己同他也有些認得，如今他遭了冤枉官司，自己倒得替他出一些力。只是在巡撫衙門，也審定了，如何可以再審呢？想了一回，暗想這事除非是伸奏朝廷，下旨復審，方能重行審理。打定主意。便向詹氏道：「你們二人且去，待本統領申奏朝廷：再行定奪就是！」詹氏、姚士法二人忙叩頭謝了，退出衙去。步軍統領即修了文書，星夜命人上京，奏報朝廷。浙江有了這般一件大案，告狀告到了自己衙門，如何辦理，請旨定奪。這文書到了京師，先下內閣。夏同善中堂先行瞧見，這時葉氏卻尚未到達京中，夏中堂尚沒有知道這事的究竟情形，只是瞧見了楊乃武的案件，暗想楊乃武乃是以前自己家中的保姆葉楊氏的兄弟，如何犯下了這般大案。如今既是乃武妻子在步軍統領衙門告冤，倒得細細查明，不要正是冤枉，當下即呈進御見。同治皇帝這時已身體違和，由慈禧后聽政，夏中堂怕事情弄糟，忙親自去謁見醇親王，因這時醇親王在慈禧面前，最言聽計從。夏中堂即把乃武的根由，向醇親王說了，醇親王一口應承，向慈禧后去說情。過了幾天，早批了下來，交刑部雙大人查明辦理。夏中堂又去瞧了刑部雙大人，一同商議，便批了將乃武一案，仍發在浙江命巡撫楊昌睿、提刑按察司蒯賀蓀復審，又知道杭州知府陳魯對這案不甚妥貼，札調了湖州知府錫先主審。因錫先是個旗人，可以一變以前審理的情形。商議已定，即將這擬旨，托醇親王進呈。過了一天，批准下旨。這個聖旨，直下到浙江巡撫衙門。巡撫楊昌睿吃了一驚，忙忙把蒯賀蓀請到，一同商議。蒯賀蓀也得了聖旨，大吃一驚。見了楊巡撫，商議一回，覺得這事須先把湖州知府錫先運動好了，再同步軍統領說好，不必頂奏。方能無事。蒯賀蓀忙辭了巡撫，欲回轉衙門通知劉錫彤設法辦理。方回到衙內，卻見差人來報，劉錫彤在外面候見。蒯賀蓀大喜，忙請了進來。

原來劉錫彤自七月間巡撫衙門審畢，回轉餘杭，心中稍稍安停，只待部批下來，便能完畢，只是暗中乃命人打探詹氏可有動

作，隔了一月，卻不見詹氏怎樣，心中很是奇怪。又過了一月，在九月中卻聽得詹氏在步軍統領衙門告狀，暗想步軍統領並不審察，如何到他衙去告狀呢？且瞧統領如何辦法，再定主意。一面命人打探，不見有什麼動作。直到這時，聽得聖旨到來，命巡撫按察司監審，札調湖州知府錫光主審，便大吃一驚，暗道：「怪不得不見步軍統領有什麼動作，原來是申奏朝廷，如今怎麼好呢？忙請了何春芳一同商議。春芳道：「這也沒有別法，事情已到了這般騎虎之勢，不能罷手，不如再化一些錢幣。可是楊乃武的妻子，不監禁起來，終是個禍根，最好東翁越發多化一些，把他們都關了起來。待楊乃武死了，再放他們就是。」錫彤點頭道：「正是，這事也只得如此辦理，事不宜遲，我立即上省就是。」當下即向林氏取了存摺。忙忙進省，來見蒯賀蓀。見面之後，賀蓀忙道：「劉令這事怎樣辦呢？」錫彤即央求道：「都得請大人照顧，卑職總是心感。自當重重相謝。」賀蓀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顧不得錢了。我想只得把湖州知府錫光，同了步軍統領，都同他們說妥。統領那裡。只要他不再頂奏就好。錫光是個主審，卻得細細的說上一說。劉令，你準備怎樣呢？」錫彤想了一回道：「這事都得請大人費神。卑職想錫知府到了省城，總得來見大人。變煩大人向他疏通，卑職情愿化三萬兩銀子，而且須得把楊乃武的妻子，也設法監禁，不然終是個禍根，這也得請大人作主，卑職自當重酬，再添一萬兩銀子。步軍統領那裡，待卑職自去疏通吧。」賀蓀點頭道好，錫彤即行辭出。在庄打了一張三萬，一張一萬，一張二萬銀子的庄票，先把一張一萬，一張三萬的送給了蒯賀蓀，方來見步軍統領。

見面之後，統領道：「貴縣到來，有何見教呢？」錫彤道：「統領大人，不是因了楊乃武的案子，申奏過朝廷嗎？」統領聽得劉錫彤為了乃武一案到來，早知道定有下文，便點頭道：「正是，究竟這案怎樣的根由呀？」錫彤即把二萬一張庄票，取了出來，放在桌上道：「這案是楊乃武的刁賴，凡事總求統領大人包含，這一些些，請大人喝一杯水酒之用的。」統領一看，卻是二萬銀子，本來清朝武將沒有什麼大的氣節，便笑著道：「貴縣的意思怎樣呢？」錫彤道：「只求大人不再頂奏，卑職已感激不淺了。」統領聽說只要不再頂奏？覺得很是容易，即點頭應諾。錫彤見已就緒，方才辭出。又放心不下蒯賀蓀那裡，可是知道錫光尚未到省，只得待候幾天。過了兩天，錫光已到了杭州，錫彤打探得錫光已去過按察司，不知事情怎樣，忙到按察司衙門，見了蒯賀蓀，知道事情已經辦妥，心下放寬，只等開審。又了幾天，一應人犯，俱已到省，錫光按察司撫台，已定下了開審日期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